

你有幾分熟： 30LO 聯演計畫

部落劇會所 2022 全新製作 X 三韵原創獨角戲聯合輪演



你有幾分熟： 3OLO聯演計畫

部落劇會所 2022 全新製作 X 三齣原創獨角戲聯合輪演

《你有幾分熟：3OLO聯演計畫》是部落劇會所 (In The Aawang Production) 2022最新作品，邀集三位原住民青年劇場藝術家：Kacaw Iyang (嘎造·伊漾)、Muni Rakerake (陳冠吟) 與Ihot Sinlay Cihek (卓家安)，各創作一齣獨角戲，輪番聯演兩週共八場！

且看三位年輕的劇場藝術家，從自身經驗開展敘事，編、導、演三齣和原生文化對話的劇場作品。遠看都是原住民，但「你的」原住民生活，和「我的」、「他的」原住民生活，近看絕對大不同。這三齣戲作為當代原住民青年的生活切片，足能觀見各種獨特樣貌，無論是對於婚姻與感情的叩問、對於人生關卡的不安、對於回家的踟躕——而這些切身情感，正因為真真切切地來自於「生活」，不管你有幾分熟，皆會有所共鳴。

> 陳冠吟 (Muni Rakerake) —— 《蝴蝶》

美麗的蝴蝶圖騰，對小女孩Muni來說，是理想，也是夢魘。小小Muni如何突破傳統束縛，勇敢成長，破繭而出？

> 嘎造·伊漾 (Kacaw Iyang) —— 《女人國的她》

完蛋啦！莫名其妙漂流到女人國，單身男子嘎造被眾女人們被當豬養（肥到一定程度就會被殺來吃）但在鯨魚游來拯救之前，嘎造竟然……愛上那個囚禁他的女人？！

> 卓家安 (Ihot Sinlay Cihek) —— 《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

從小在台北長大的巴奈·林，懷抱雄心壯志，決定返鄉協助振興文化，卻面臨部落的白眼和……白螃蟹顯靈事件！天哪，不過是想回部落，怎麼這麼難？！

演出資訊

演出日期 | 2022 July 8- July 17

演出地點 | PLAYground南村劇場

(台北市信義區松勤街56號)

演出場次 |

7/8(Fri.) 19:30 《女人國的她》、《蝴蝶》

7/9(Sat.) 14:30 《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女人國的她》

19:30 《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蝴蝶》

7/10(Sun.) 14:30 《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女人國的她》、《蝴蝶》

7/15(Fri.) 19:30 《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女人國的她》

7/16(Sat.) 14:30 《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女人國的她》

19:30 《女人國的她》、《蝴蝶》

7/17(Sun.) 14:30 《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女人國的她》、《蝴蝶》

關於 部落劇會所

部落劇會所，係由一群旅居都市的原住民青年表演藝術家創立，立案於2018年12月。作為創新劇團，部落劇會所鼓勵原住民以戲劇為媒介，接觸横向當代的大眾、縱向連結原住民長幼，借重「聚會所」和「劇場」相同的「在場性」概念，與所有人攜手討論、共感、發聲。勇於以實驗式的思辨，為台灣戲劇場景增添更多原住民族聲量，探索劇場藝術的各種可能性。



Facebook 粉專



Instagram

部落劇會所
In the Adarang

部落劇會所：團長的話

文 | Kacaw lyang 嘎造·伊漾

2018年12月，部落劇會所落成，座落的位置不是在山與海的交界，而是在持續都更的城市裡。聚會所本是部落男子的聚集地，在這個空間裡，我們聽見故事、訓練彼此、承接訓言、實踐文化觀點。

當時成立部落劇會所，感覺很像在買一塊地，必須得好好地耕耘，讓這塊地可以影響身旁的高樓大廈，想像著藤蔓往上爬，想像著樹根衝破水泥地。

pakongko／說故事。

我們還有好多的故事還沒聽夠，但說故事的人正在消逝，我們能做的是讓它一直說個不停，說個沒完，說到讓這個世界記得為止，將來當小孩子吵著要聽故事的時候，我可以不再靠一成不變的童話故事，我們有的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傳說。

itini tona sekay aloman ko mafokilay i kitanan,
o lengaw no mita o rayray no mita.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人了解我們，我們的起源、我們脈絡。

No.1 《Alikakay巨人說》

No.2 《獅子教練》

No.3 《發光的女孩》

No.4 《尋人啟事：馬蘭姑娘》

No.5

No.6

No.7

我們必須說著故事，因為老人家這麼說的。

問「你有幾分熟」不如問「你有幾分地」：
本文出刊時首演只賣了10張票（一場總共100張）
怎麼辦，Kacaw Muni你們家有地可以賣嗎？

文 | Ihot Sinlay Cihek (卓家安)
駐團編導演暨製作人

雖然「聚會所」是男性專屬聚集地，但這幾年部落劇會所倒是被我這個女人佔著出了幾齣以女性為主角的戲——畢竟邦查 (Pangcah) 自古以母系為重，即便劇團充滿陽剛意味，我堂堂一個邦查女人也絕不氣弱。（雖然很多時候還是得跟嘎造求來大小章畫押各式文件）即便是這次的《你有幾分熟》，也是女性創作者佔多數——甚至嘎造這次SOLO，寫的也是女人。

記得是前年藝穗節搶場地失利，我憤而在網路上貼出了那時寫好的SOLO企劃——《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正是這次SOLO的前身。文章一發表，當時仍在南村劇場任職的吳政翰便訊息我：「妳來南村作這齣戲吧，Muni和Kacaw也一起，你們三人各出一齣SOLO如何？」就這樣湊成了這次的SOLO聯演。後來疫情攬局，原先2021九月的檔期，一延就是2022七月。這期間我又（想不開地）攬下製作人的職務，統合三個人SOLO的概念並投案，幸運地獲得國藝會和原文會的補助——於是這一切就發生了。

熟。成熟。「熟」這個漢字具有多重意義。

例如，煮熟：「烹煮使可食」，或指「農作物長成」。換句話說，一個狀態——當事物達到特定的標準，變化為一個「足夠好」的狀態。例如，從清朝政府的同化政策之下，原住民以其接受中原文化和順服態度的「漢化」的程度，被區分為「生番」與「熟番」；又例如，當代使用「熟男」、「熟女」，以「熟」指涉人類已成長至特定的年齡，足以成家立業幹大事。但我們心知肚明——到底什麼才算「熟」？標準總是模糊不一。而且，誰說了算？

當三個來自不同「生番」族群部落（排灣、魯凱、阿美），且年紀皆突破三十的劇場藝術家湊在一起，談的不外是當代原住民文化的傳承危機（嚴肅），還有到底什麼時候能成家立業幹大事（非常嚴肅）。社群平台的時代，身分政治風起雲湧。無論情願與否，原住民青年或多或少上過衝突前線。如此時代裡的小情小愛，求的不外乎歲月靜好，現世安穩，靠著幾個只有我群才能理解的內梗自娛娛人。

於是，當一切正確的都太沉重，難免需要左右換手。在這轉換的喘息，開某些只有原住民自己開得起的玩笑：「你有幾分熟？」

為什麼要叨叨絮絮地交代上述？
因為這一切都是這麼不容易。

原住民要說話是這麼不容易。向來都不容易。要開始說故事之前，需要開口，需要找到語言。在劇場裡說話，需要空間，需要觀眾。

原住民的歌有人愛聽，原住民的舞有人愛看。但原住民說的話，誰想聽？（巴奈都在二二八公園紮營多久了）

做劇場許久，忍不住想，原住民的舞台劇怎麼這麼少？

大概真的沒太多人想聽原住民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其實並不符合大眾想像的原住民故事。如果說西方有poverty porn這個詞，台灣也往往有一種對indigenous porn的偷窺欲——原住民處在敘事之中，要不特別處於低階層，要不必須好笑，且這個好笑與幽默必須立基於一定的形象——否則就不好笑了。不好笑的原住民，就不是值得在意的原住民。「原住民現身」如果不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好笑，就等於不曾現身。

偶爾在我族之間我們也常這樣「開彼此玩笑」，然而那些玩笑之間幽微的共感與創傷，時常提醒我，啊這不是舞蹈或歌謠就足夠表達的，它們必須被言語捕捉，因為當我們使用華語時，操弄語言的閃爍，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默契，對我群以及非我群——我們的腔調是那麼不一樣，言說的面向與層次又是那麼細緻——若要真實地紀錄，它必須被書寫被記錄它不是身體不是歌，我們要先寫，先寫再說，在word上在pages上在社群軟體上，不然就來不及了——這是持續好久的黃昏，而我們拼命點了好多LED燈。

我們三個都是經過學院訓練出來的戲劇藝術家。我們做戲，先用自己最熟練的語言貼近自己。

我想看不「那樣好笑」的原住民故事在舞台上被搬演。先不用跳舞。先不用唱很多歌。先不用痛苦。可以說很多話。可以很囉唆。

SOLO的創作，時常都是自娛自樂——或是自省自厭自恨。

做一齣新戲從來就不容易。但我並沒有什麼太高遠的目的，只純粹因為我想看的故事還沒有被創造出來——那麼，不如我自己來。

更好的是，這次一口氣有三齣戲。

至少我們三個，就是彼此的觀眾。

蝴蝶 | Muni Rakerake

有一些話聽到了會影響一輩子，
有一些圖案看過了就會深深的記在腦海中……
就像是我哥嫂訂婚那天，嫂嫂手套上的那兩隻大蝴蝶一樣……

在剛開始要創作時，其實腦中很混亂，因為想說的好多。

某天跟朋友聊天談到「我要做solo，但不知道要從何寫起」，他們跟我說「談談你吧！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真正是個怎麼樣的人，但其實你身上有很多人沒有的故事……」這些話我一直記在心裡。

過一週的假日，回那瑪夏的家，外出散步遇到一位略有醉意的親戚，我們就坐在國中同學家門口聊起天，他說出很多我小時候的故事，我聽得哈哈大笑，最後我要離開時他吐了一句「Muni要結婚沒」，瞬間我感覺周圍的空氣突然安靜……
因為他是長輩我不好意思翻白眼，轉身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打破安靜的氛圍。

「要結婚沒」這一句話我大約從14歲聽到現在，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怎麼可能，也太早了吧！國中誤！
但這就是我生長過程跟環境中，幾乎每天都在上演的劇情跟對話。

返回北部的高鐵上，回憶著自己的小時候，離家之後跟家的關係，還有長輩們教導我如何成為女人的觀念，婚姻的價值觀等等……越想越覺得有趣，就拿出平板把劇本的構想跟雛形整理出來。

我是誰？換了環境後如何適應？如何成長？如何蛻變？如何證明自己的能力？身份上的認同？在生活、感情、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我相信這一些問題，不管是原住民族群的朋友，只要你跟我一樣正在前往人生的另一階段，都有可能遇到一樣的關卡。

蝴蝶在魯凱、排灣神話傳說中充斥著奇幻、唯美的色彩，蝴蝶因為愛而變形成人，變成人後又有能力可以改變、影響社會。

希望看完戲的人可以喜歡蝴蝶，改變你自己不滿意的現況吧！

最後蝴蝶這齣戲，我要感謝好多人

這次願意當我眼睛的導演朱育宏，謝謝你這麼短的時間內幫我這麼多，給出很多美麗的想法我很喜歡！

陪伴我在教室練習還有借家裡客廳排練的昊暄，辛苦來基隆陪我！

還有遠在美國配合時差陪我談天聊劇本方向的大任，可惜製作不能再延期啦！

一起演出，奉獻出完美輪廓跟手的陳冠銘，未來之星！謝謝你協助我的演出！編曲混音後製的大熊，搬回台中忙到不行結果我打一通電話，你還願意幫我真的很謝謝你！

陪伴我的小花花姐，還來基隆陪我們聊到半夜，那天之後我就更放心了。

第一次嘗試畫皮影的明誼，我看到初稿都嚇壞，實在是太厲害！

我最可愛的妞妞團隊們，仔仔、嘉昀、姿羽，謝謝你們陪我做道具、排練、做到眼睛要脫窗、夜深了還在我家，平常還要兼貓咪保母，真的很愛你們！

感謝我的家人，讓我擁有引以為傲的身份跟後盾！可以任性又勇敢的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女人國的她 | 嘎造·伊漾 Kacaw lyang

在第一號作品《Alikakay巨人說》結束之後，就一直對神話產生著迷，總覺得創作的過程雖然痛苦，到頭來……卻發現這一切都是種巧合，與其說是巧合，我跟深信著，神話早就預備了很多種可能給你了，只不過這次我比較膚淺而已……

神話是荒謬的，我們的人生本該是荒謬的。

女人國

起初在書寫的時候，一心只想著要討論這則神話裡面出現的那頭鯨魚，海神的化身。我一直自認自己像一頭鯨魚，溫和地在這個世界生活著，等著死後給後人留下許多東西……但寫著寫著我就被祂載到了女人國了。就談起了女人，談起了愛，我讓我自己留在那個地方，遇見了女人國的她。

回到此時此刻……我知道她過得很好，或著是我一直希望她過得很好。你們正在觀看的其實是一種告白、一種惋惜、一種道歉。我還是不太敢說什麼，就像他們說的，嘎造溫溫地，就只是溫溫地，說了一則故事了。

她很好……真的……很好……她就生活在海的那一端……真的……她真的很好。她會來看我演出嗎？

喔！對了！漢弗瑞又回來了。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上網查：「漢福瑞又回來了」。但今天我先不談鯨魚，今天談一位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女人。哎～

By Kacaw· lyang



在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 文 | Ihot Sinlay Cihek

許久以前，我曾嘗試「田野」自己的家人：

「阿嬤你小時候有沒有聽老人家講部落的神話故事——」

「燒飯洗衣服都忙死了誰跟你聽故事。」

這大抵定調了我與部落的關係。

好「不浪漫」。一點都不浪漫。

從一開始，我就明白這齣戲必須無聊、斷面、切片，如在部落耳聞的誰誰誰的生活瑣事。沒什麼大不了的小悲歡。

我的部落並不完全是療癒的，不是只有唱歌跳舞田園風光。種田不浪漫，我的阿姨因為不想背農藥筒，在高中畢業當天義無反顧離開太巴塱。部落是我家，是家就有愛有疤。套一句我的阿嘟表哥說的：「在部落裡本來就要受一點傷。」

我的家人不太在乎歌謡與舞蹈，我的家人不太在乎文化與藝術。我的家人只想安穩度日，最好小孩都當警察老師公務員有退休金。

他們總為我那些關於神話、歷史、人物的問題感到為難——他們不很明瞭，甚至為這樣的不甚明瞭感到羞澀與尷尬。他們知道自己可能不是人類學家或藝術家特別想注視的人。

但當一件事情已那樣理所當然，我還能怎樣解釋——我家族多數人一輩子生長在太巴塱，他們對此處河川與土地的變化瞭若指掌。阿公編的日常藤簍無比緻密，阿嬤為我穿上聚脂纖維布料He' thai的手是那樣俐落且細膩。他們不太記得很老的古調，但傍晚納涼時唱的日本小曲走了調蜿蜒聽起來就是太巴塱。阿公知道我愛吃藤心與箭筈，帶刀上山劈籜開草。那是太巴塱開天闢地至今傳承下來的手臂與背脊。

我的太巴塱寵我以藤心苦菜與魚，疼我以怯懼，他們曾經，以說服自己的方式，試圖也說服我：「Pangcah不太會講了那也沒辦法。其實不要學Pangcah也沒關係，真的要學一定要學好台語，或是客家話，不然白浪他們騙你你都不知道。不學Pangcah也沒關係。」——這樣好嗎？不好。但又能怎麼樣？

我每次回部落，都因這樣的為難，碎成泥地。

而白螃蟹的故事確確實實是我阿公告訴我的。我深信不疑。

大旱過後，僅白螃蟹倖存。

這次的創作要感謝很多人，格外感謝給我劇本意見的笠聲（尤其當我在法國狀況最糟的時候，照料我，陪伴我完成劇本）、耘廷、學明、粘粘、以德、堰鈴老師。謝謝我的執行導演許芃，還有絕對是天才的簡嵩恩真的幫我編出了「很努力不放棄」的精神、有點kpop風的阿美族當代舞曲，並且在我編輯音效不知所措時救援我。謝謝秉衡，願意讓我使用他創作的音樂，且謝謝志擎願意讓我用在這齣戲，並忍受我這個很難摳到時間要求又多的演員（《致疫情時代：三個短篇》7/22-7/24@枯嶺街小劇場），謝謝媽媽Cihek，謝謝爸爸Sinlay，謝謝阿嬤梅蘭阿公吉松。謝謝身旁所有的愛。謝謝祖靈。謝謝太巴塱。



設計群

燈光設計 黃俊謙

美國華盛頓大學劇場燈光設計研究所畢業，喜歡參與關於人文、社會、政治、歷史等議題的劇場創作。擅長文本分析、設計理論建構，透過燈光去捕捉舞台上美好的瞬間，並享受故事的本身，同時相信一個好的故事能讓世界持續往一個好的方向前進。最近正在試圖用光去捕捉，演員表演時的那道幽微。

我想靈光在劇場裡並沒有消逝，它以一種幽微的狀態存在舞台上，等待著被光照亮的那一刻。現為自由劇場工作者。

近期的作品有：

《手路》圓劇團、《小人國》身體氣象館、《恆河左岸的愚公》Edu創作社、《半島搜神記》花痞子劇團、《2020 UW Dance Major Concert》UW Dance、《三姊妹》Jeffery Fracé、《In the Heart of America》Amanda Friou、《Goldie, Max, and Milk》Allison Narver、《Fefu and her friends》Valerie Curtis-Newton 未來劇場作品：

《剩人》不二容戲劇工作室、《母胎》台大沉浸式舞蹈project、《金錢》木子遊藝室 未來建築照明作品：

《豐田文史館照明改善計畫》有点文化有限公司

舞台設計 鍾宜芳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碩士班主修舞台設計，從事舞台設計、空間與裝置設計、道具設計與製作。近期相關經歷：2022 飛人集社《天堂動物園2》舞台設計、末路小花《好命的杯棉子》舞台設計；2021 趨勢教育基金會《奇幻保健室》舞台設計、製作循環工作室《獨白時刻》道具設計、薩泰爾娛樂《炎上BURN 第一季》道具設計、高雄VR體感劇院《迷幻死藤水》展場設計；2020 華文朗讀節x嚥劇場《頭擺頭擺 1 厢發哖一隻夢》舞台設計、高雄雄厲害《魂顛記—臺灣在地魔幻事件》道具設計等。

音響設計 陳旭華

工作經歷 部落劇會所《發光的女孩》《Alikakay巨人說》音響設計/執行 壞鞋子舞蹈劇場《吃土-西螺返鄉場》《open house》音響設計/執行 大海文創堂《菲昆希Mr.f》-音響設計/執行

主視覺設計 Navi Matulaian

臺灣原住民布農族自由攝影師，常透過藝術創作推廣原住民文化，作品曾入圍國內外獎項，也多次至大專院校演講。

Instagram : <https://goo.gl/nggnE0>

Youtube : <https://goo.gl/EaF8CG>

Blog : <https://navimatulaianblog.wordpress.com>

幕後技術群

舞台監督 張智一

舞台設計助理 薛筑瑄

執行製作 王妮瑄

製作助理 王冠勳

行銷統籌 米利安

執行導演 許芃（《我好不浪漫的當代美式生活》）、朱凱柏（《蝴蝶》）

音效執行 李丹尼

妝髮設計 石蕙瑄

技術執行 吳子嫻 賴澤儀 許怡婷 陳冠銘 宋慧心 黃添福 林品碩



特別感謝

吳政翰 吳馨玉
粘馨予 周惠美
傅裕惠 徐堰鈴
游以德 陳聖文
孫李杰 朱炳秋
徐世鳳 張義宗
新生一號劇團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台南人劇團